

## 父亲的花园

■ 皮敏

下了一整夜雨,塘里的莲藕喝足了水分,细脖子一个接一个,窜出了水面。这是父亲的原话,缕缕欣喜从他沙哑的嗓音里流淌出来,仿佛昨夜那场雨的气息尚未走远,一直缝在他皮肤和衣裳上。电话那头很静,只有星星闪烁般,偶尔响起几声忽远忽近的犬吠,属于乡村夜晚的安宁祥和。

家住半山,几间瓦屋,做过几年教书先生的父亲,曾戏称我们的居室为“半山阁”,言语间流淌着几分自嘲和自得其乐。父亲一辈子守着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粗糙的双手,向脚下的土地,掘取蔬菜、粮食,和一家人的生计。

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如大雁般飞离“半山阁”,在城里安居乐业。回去次数渐渐少了,近几年,我们开始动员年迈的父母搬离乡村,到城里和我们住一起,但父亲总拿“空气好”“菜蔬新鲜”等一箩筐的理由,谢绝我们。去年孟秋,父亲不惜花钱请匠人修筑了院墙,68岁生日那天,他竟然雄心勃勃对我们宣称,他要为“半山阁”造一座美丽宜人的花园。

他说这些话时,是在一段夜幕下发白的曲折山路上,凉风撩着我们的脸庞缓缓移动,星星稀疏,虫鸣低小。父亲一开口,我便明白劝他进城计划又落空了一半。那段山路,细密地铺排着父亲激昂的声音。夜色昏沉,父亲双眼却光点闪烁,那座他梦想里的花园,仿佛近在咫尺,伸手可及。走在父亲身旁,我和弟弟谁也不忍心去戳破他的不切实际。我们只是默默听着,紧紧地跟随着他轻盈的脚步。

然而,我们都低估了一个老人依然年轻的梦想。父亲用一方池塘明晃晃地拉开了他的花园梦。那方盛着蓝天白云的池塘并不大,却足以将我的瞳孔扩张至惊悚状。寥寥数日,父亲如何将塘里的泥一点点掏出来,搬运、堆积至百米之外?面对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与疑问,父亲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自豪与满足,但他只用了三言两语,把挖塘的过程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一只鸟儿,衔着一枚空灵的草茎,乘着清风,飘飘忽忽,从这里到那里。

接下来的日子,葡萄架搭好了,鱼苗放进塘了,莲藕发芽了,一块块相新的石头从山梁上搬了回来,几枝怒放的腊梅从湾里剪回来扦插上了……父亲的电话里,他的花园在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有筋骨、有血肉地丰满起来。

我最近一次返乡,是因为一棵树,确切地说,是一棵枝繁叶茂却岌岌可危的樱桃。坝上建水厂,父亲赶在挖掘机巨臂挥起之前,抢下了那棵树。一路扛着上山,不知在哪儿结实实实在在地跌了一跤。“那些花花草草,都是他打电话给你们的借口,他嘴上不说,其实他就是想你们了,想你们回来!”母亲偷偷向我们告父亲的状时,父亲已经将脚脖子上膏药的痕迹剔除干净,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兴高采烈地把他的儿孙领进屋,去逛他的花园。

此时,以“半山阁”为圆心,百步以内,池塘、鲜花、流水、葛藤、翠竹,错落有致;各种父亲眼里“宝贝”的苗木、物件,按照他的旨意,比邻而居。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等太阳下山了,池塘里那些躲在荷叶下的蛙,就会一只只争先恐后跳出来,高一声低一声,在宁静的夜幕下唱成一片。

讲完了蛙,父亲又开始向我们描绘花园的未来蓝图,还将有哪些花木、设施,或者物件,作为新的成员,陆续进驻他的花园。微风轻拂,栀子浓郁,白发闪闪的父亲笼在层层叠叠的光线里,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快要烧起来。

有股莫名的酸涩在心底泛动,我真想走过去,拉起他的手,向他承诺,今后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回来。即使这里没有蛙声,没有花园。但我不知如何开口,我只把发潮的目光使劲往上望,越过父亲的脸,越过他身后那片一点点模糊的花园。

二时,吉克古日选择辍学,前往东莞打工。原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吉克古日却因文化水平低,只能做些耗体力的工作,而且因为他普通话不标准,常常被人误解……那段时间所遭受到的冷眼,让吉克古日尝到了生活的滋味。

2019年3月,昭觉县民族中学校长勒勒曲尔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劝导同学们安心读书,让劝返复学的同学们深受鼓舞。讲了两期后,曲尔想:“每次这样说教,次数多了学生就会烦,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大了。”就在这时,吉克古日进入了他的视野。

曲尔找到吉克古日,说明来意,“下一期控辍保学大讲堂就交给你吧。”吉克古日一口答应,准备了一天,他告诉学校老师:“我可以给同学们讲了。”学校老师问:“那你的讲稿呢?”“我没有讲稿,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讲稿。”

当天,吉克古日用彝语为同学们开讲座,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被劝返复学回来的学生听得专心致志。听到他外出务工时由于文化水平低而闹的笑话时,学生哄堂大笑;听到他在外所遭受到的种种冷眼,学生感同身受,跟着掉眼泪。

“同学们,今天的汗水就是明天的笑脸。”吉克古日最后说。高考迫近,吉克古日的目标是考上西南民族大学,从事彝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这一学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昭觉县民族中学的控辍保学大讲堂暂时还没有开讲。学校老师告诉记者,马海日吉将是下一个邀请对象。

## 结对——

## “车呷,给你布置一项任务”

吉木阿呷现在读初二了,学习认真刻苦,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她曾辍学多次,初一被劝返回学校后,她的情况仍不稳定,甚至跟老师吵闹说:“我死也不会读书的!”在多次做工作仍收效甚微后,班主任向学校反映,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一天,高维荣正想着如何做吉木阿呷的工作。突然,她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孩子们交来的作业本上,最上面的那本是吉木阿呷的,高老师突然想起车呷小学毕业时,就有差点辍学的经历。“如果让她去做吉木阿呷的工作,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高维荣迅速从教室里找来了车呷,对车呷说:“车呷同学,给你布置一项任务……”车呷欣然同意。

“我小学毕业后,家里人想让我一起到新疆摘棉花,可是你想啊,小学毕业就不读了,以后什么都不会……”车呷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吉木阿呷,劝说她,鼓励她。车呷只比阿呷高两个年级,就像一个姐姐。随着车呷经常来找自己,一起聊天谈心,吉木阿呷渐渐敞开了心扉。两人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吉木阿呷也不再有了辍学的念头。

看见这个变化,老师们十分高兴,学校随即决定把这个经验推广开来。高维荣回到自己班上,鼓励表现优异的同学出来帮助低年级的劝返学生。目前,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学校共有15对学生结成对子,帮扶效果明显。

“每个人都出一份微小的力,聚集起来,就能做成大事。”在凉山,控辍保学的故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一次前往辍学生家里的探访,一通打给务工学生的电话,一个劝返学生的话语,一个鼓励性质的微笑……这些细节也许并不起眼,但千千万万遍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教育力量。

采访中,吉木阿呷话不多,但当记者问到以后想干什么的时候,她脱口而出:“以后想当老师,回到这里。”

控辍保学,作为“义务教育有保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战的质量。在凉山地区,家庭经济贫困、学习基础差、外出务工潮……这些都有可能



(图片由包图网提供)

## 为你鼓劲 为你忙

昭觉县民族中学「劝学记」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董志文 鲁磊

## 劝返——

## “这书必须读”

2018年12月28日晚上9点,夜色浓重,但昭觉县民族中学的阶梯教室里灯火通明。学校正在召开控辍保学会议,分派校级领导和行政人员赴各乡镇开展辍学学生劝返工作,学校团委书记贾巴云杂领到了5名辍学生的劝返任务,在离县城40多公里的三岔河乡。

第二天,贾巴云杂起了个大早,她租了辆车,早晨8:40到达了乡政府,乡长派了乡中心校的一位老师作为她的向导。两人结伴,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来到第一名学生家,却发现家门紧闭。向邻居打听后,贾巴云杂又徒步上山,走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正在放羊的孩子母亲。还没开口,这位母亲就先气势汹汹地喊,说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让孩子读书,而是孩子自己跑出去打工的。等她情绪平复后,贾巴云杂耐心沟通,讲国家的教育政策,讲女孩子读书的重要性……这才要到辍学生的电话。拨通学生电话后,贾巴云杂又与她在电话里交流了很久,最后学生答应第二天就买票返回昭觉,回学校上课。挂了电话,贾巴云杂心里暖洋洋的,吹在耳边寒冷的风似乎也变暖了。

第二名辍学生的劝返工作顺利得多,听了贾巴云杂的耐心劝导后,这位父亲很感动:“你一个女老师跑那么远来劝我们,真是辛苦你啦,不瞒你,孩子定了娃娃亲,是男方家带她出去打工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书必须读,我会让她回来的!”

带着前两次成功的好心情,贾巴云杂继续上路。去第三名辍学生家时,山路更加崎岖。原本就晕车的她开始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前方山体上好几块大石头滚落而下,车上一行人的脸都被吓青了。“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如果早一步……”贾巴云杂回忆说。冷静下来后,他们下车使劲搬开石头,又继续前行。

找到第三个辍学学生时,他正在山上放羊。“一个稚嫩的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袖口上破了好几个洞。”看着这个本该在校园里读书的孩子,贾巴云杂心里十分不忍,动情地劝他回到学校,学生十分感动,答应下午就返回学校。

最后两名学生也出去打工了,在劝导过后,其父母都表态会让孩子回到学校。下午5:30,贾巴云杂正准备返回县城,车却抛锚在了三岔河乡最高的山顶上,打电话叫拖车,拖车师傅又迷了路,很晚才赶到。当天夜里11:46,贾巴云杂回到县城。

后来,这5名学生有3个返回了教室,另外两个参加了乡政府组织的学业补偿班,兑现了他们继续读书的承诺。

## 安心——

## “今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2018年春季学期,昭觉县民族中学教师高维荣发现班上的小年(化名)有些不对劲,原本勤学好问的他竟然开始在课堂上走神,性格也逐渐孤僻起来。为了帮助小年,高维荣特意把学习委员调到他旁边,但他拒绝同学的帮助。

再三追问下,高维荣才得知小年因家庭变故,成了没人管的留守儿童。“妈妈已经不管我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想读书了!”说到这里,小年伤心地哭了起来。高维荣对小年说:“目前你没有能力改变家里的状况,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必须得读书!今后,我就是你的‘妈妈’,我来供你上学!”从那之后,每次高维荣给自己儿子买衣服,也会给小年买一套,并主动承担了小年生活、学习上的费用。去年6月,

小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昭觉中学。

2019年,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的马海日吉报名入伍,通过了地方上的初检,如愿到了部队后,却没能通过终检。马海日吉十分沮丧,觉得没法面对同学,决定辍学到深圳打工。

听到这个消息,高维荣赶紧联系上他,“跟他聊天,听他倾诉,想的是先把他劝回来。”说动马海日吉回昭觉后,高维荣又立马约他见面,从下午两点半谈到晚上八点半,高维荣终于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并为他出了个主意:换班就读。马海日吉同意了,现在是学校高一(7)班的学生。

从教20余年,这样的学生高维荣遇到过不少,她就见招拆招,解决问题的办法,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变化。

虽然没能如愿入伍,马海日吉还是按照军人的习惯要求自己。“我

还请他去给住校的同学示范怎么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老师告诉记者,“他现在不仅是班上的纪律委员,而且数学单科成绩在全班排第一呢!”

## 讲座——

## “我的亲身经历是最好的讲稿”

吉克古日,昭觉县民族中学高三(3)班学生。他有5个弟弟妹妹,“小时候帮着父母带弟弟妹妹,一到四年级都没读。”直接从五年级开始读的吉克古日可以口算两位数的加减,却不会动手写,也听不懂汉语,“小学老师对我很关心,从拼音开始教我。”上初中后,每当学业跟不上时,他就想出去打工,但他父亲不同意。后来,吉克古日静下心来,上课认真听老师讲,到初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学习能跟上了,考上了高中。

进了高中,学业压力增大,吉克古日打工的念头又“死灰复燃”。高